

## 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

天地之间，上自人类，下至昆虫，赶□天生天养之也。是你南朝生之养之乎？万历皇帝心不公□□□无地，恃其国大兵众，生□□□□□边外他国，将我祖□□□□□□，又助北关，将我听北关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非德□□□□□吴兕□，张其哈刺□□□□处人住的房屋，尽行□□□过。田地不准收割，俱各皆□。且以北关不正之人，强欲生□，我本公正之人，必欲杀之。屡行欺逼，势不容我，含忍不过，故将我历来苦辱之情具奏上天，方敢起兵。实赖普养万物之天，至公无私，不以南朝为大国容情，而仍责其不公，不以我□小国，仍鉴公正而佑之。若依人心论，□□大国而无有小国也。但从公道□□□贿赂且不敢受。前南朝将□□□□□□迦奴，逞家奴，推说断其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天生一国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天必报矣。你南朝□□□□□苍天岂忘乎？尔若公平无私，□□□尔面如日光，身如太山，心如沧□□敢私毫有犯。因尔改变初心，行□□公，以此犯耳。自古以来，岂有一姓之中尝为帝王，一君之身寿延千万，乃天运循环也。秦王吕政不等古时帝王，旬称为始皇帝，子为二世，以至千万世与天地同久。因其想念不正，上天致怒，父子十五年而失天□矣万历皇帝不由天命，不论事之是非，是者反欲杀之，非者反□□之，以致天怒，不数年间□□□□而亡。若依人心秦皇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以□□也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历代帝王，□有从□□□从地生出大抵是人之□□使之无衣无食，受苦受难，险阻备尝而后为天子者，往□□之。闻舜父顽听后母与象之言，尝欲杀舜，使之浚井，从而掩之，天悯其孝，从旁出之，困穷不遇乃躬耕于历山，后天命归之，遂有天下。天不论其贫贱孤独，惟论其德，默祐为帝，此其一也。可见由天□由人矣。若依瞽瞍之心，舜□□□□能保，况有天下乎？□□□□鉴古事不顺天意□□□□□多大言欺人，天岂遂尔之。□□□□。

又闻□宣王时，市中有民谣云：“月将升，日将没，麋弧箕服，实亡周国。”宣王闻之大惊，问曰：“此谣主何吉凶？”大臣召穆奏曰：“麋弧箕服，主国有弓矢之祸。”宣王曰：“尽杀造弓矢之人，烧藏弓矢之库，何如？”太史令伯阳父曰：“臣观天象，祸在宫中，非干弓矢之事。况谣云月将升，日将没，日者人君之□，没者不祥之兆，月者后妃之□，□者当有女主以乱天下。□□□杀无罪之人，烧弓矢之□。”□□后王崩，子幽王立，听信□□□□以亡天下，天兆不违，终□败亡，此其二也。克抚顺之年，尔南京出一石碑有云：“阴不阴，阳不阳。”岂非大明将亡之兆也，天意如此，人岂能违乎！

又闻秦始皇巡北边，卢生入海还，因奏录图书曰：“亡秦者胡也。”始皇

曰，“胡乃边外之国也。”遂筑长城万里以避胡。后胡无事，其子胡亥无道，遂失天下。天兆不违，终必败亡，此其三也。推背图云：一□□弓立，岂非夷字耶？不知或夷人入主中国，或中国别有夷姓名者以乱天下也，天预示兆，□□有验，终不能违矣。

又闻刘邦初为泗上亭长，见秦皇无道，以布衣起兵，后天命有归而成帝业。天不论其贫贱孤独，惟论其德，默祐为帝，此其四也。若论国之大小，势之众寡，秦何以失，刘邦何以得天下，凡事必在天意者此也。尔南朝昏迷，智不及此，所以国家受祸也。

又闻曹操领兵百万伐吴，大兵压境，遗书于吴，令其来降。吴主孙权□□子群臣，时文臣进曰：“曹兵百万，我兵三万，势必不敌，不如早降，保全生灵。”武臣进曰：“文臣□□皆各为妻子，不为国家，若一投降，官自为官，民自为民，将置主上于何地。且人未有长生不死之理，况两军交战，只在天意，不在众寡，今日不如与之决一死战。”吴王然之，乃拔刀砍案曰：“有人敢言降者，与此案同。”于足以三万兵与曹兵百万相战，大败之，遂雄据江东，成鼎足之业。天不论势之众寡，只论事之是非公断，此其五也。尔南朝不□□之是非，只恃国大兵众，逆理谬行，以致天怪也。

又观我国史书，有金鼻祖皇帝，东方□□，尽属统驭，不囊为帝，闻西方有佛，欲往求佛。时尚煖，使人视江水冻否，回报未冻，即斩之。又使人视之，回报未冻，又斩之。复又使人视之，见江水未冻，哭泣江边，时有龙王化作人形，与使者语，令之回报江水已冻。帝至江上，龟背成桥，渡帝过江，圆首一视，龟桥倏灭，众不得济。帝自往西方求佛，遂失天下。其所属七部，粟末，伯咄、安骨车、拂涅，□□，黑水、白山等人民，皆窜伏山谷矣。不願为帝而一意求佛，天心怪之，遂亡天下，此其六也。

又观我国史书，有阿古打及弟吴乞买、粘罕，胡舍等，尝从辽主猎，能呼鹿制虎，搏熊放鹰。奉事辽主，尝侍辽主宴，辽主命诸酋起舞，至阿古打，不从，欲将公正之人无罪而杀之。阿古打怨之，遂收合前金七部逃散之众，缮甲修城。辽主闻之，亲率兵七十万伐之。阿古打率兵一万，大败辽兵，从此屡战屡胜，遂获辽主，封为海滨王，阿古打遂为大金皇帝。天不论国之大小，只论事之是非公断，此其七也。尔南朝岂不知之，先年边外诸夷，年年抢掳尔内地城堡子女牲畜，土民不安。及朕出世，削平诸夷，朝廷边疆不动寸草尺土，岁岁修贡通市，和好不绝。而尔南朝听信我仇人北关诬言，自恃国大兵众，以为生杀由己，欲杀我公正无罪之人，因致天怪也。

又闻宋徽宗时，有孤升御坐，男人生子，女人生须，诏为女道士，时纳辽叛人张瑄，金人屡索不与，遂致两国兵争，执徽、钦二帝，徙至白山五国城。

死后，高宗求徽宗尸，还之，起衅生事于无事之国，遂致天怒，灾异屡见，身俘国破，此其八也。我奉公正之人，尔南朝欲平白杀之，所以苍天致怒，屡降灾异，岂能逃乎，终必应矣。

又观我国史书，金太祖三世熙宗皇帝时，夜大风雨，雷电震坏寝殿鸱尾，有火入寝内，烧帟幔。又大风坏民居官舍，瓦木人畜皆飘颺十数里，死伤数百人。屡降灾兆，竟为完颜亮所弑。熙宗初政亦善，后因改其初心，天降灾异身弑，此其九也。

又观我国史书，完颜亮在熙宗世，见太宗诸子粘没喝子孙俱强叠，及即位后，尽杀之，纳其宗妇于官。又使定哥杀其夫崇义节度使乌带，以定哥为贵妃。恣于淫泆，至于宗族侄女，无所忌耻，皆与之私。又召葛王乌禄妻乌林答氏，乌林答氏谓乌禄曰：“我不行，上必杀王，我当自勉，不以相累也。”行至良乡自杀。又与其臣张轸议，伐南宋和好之国，徒单太后谏之不从，弑之。于是携后宫妃妾，率兵六十万，号称百万，伐宋。如此无道，众心不服，大兵去后，众臣共立葛王乌禄为帝。完颜亮兵进至瓜州，为其下所杀，逆乱天常，贪淫暴虐，以致天怪，身弑异城，此其十也。凡为人主不顾道理，任其私意妄行，天岂肯容之乎，尔南朝无天无地，自以为天，砍杀我无罪之人，天心怪之，受此祸乱也。

又观我国史书，世宗皇帝最为文明之主，明达政事，好贤纳谏，天下太平，家给人足，仓廩有余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号为小尧舜，善政懿行，上格皇天，下服臣庶，是以得为皇帝，扬名于千万世之后，此其十一也。

又观我国史书，章宗皇帝时，有孟古部长铁木真，忠顺进贡。见其状貌奇异，无故欲杀之，以致两国兵争，天下失于铁木真，铁木真遂称大无，天不论国之大小，只论事之是非公断，此其十二也。尔南朝岂不知之。尔南朝改变公正之心，天心怪之，故削大为小，减众为寡，尔尚不知觉悟，仍恃国大兵众，以太山自比，以鸡卵比我，妄言如太山压鸡卵，还是尔死数未尽，故由不得尔言也。辽东地方横十日，直十日，满山遍地白骨暴露，是尔太山压的卵壳耶，尔那时兵马岂少乎。论众岂如天众，论力岂如天力，天之所怪，众力难支，如将聚虫抹杀一样，有何难也。

又闻元顺宗皇帝时，秦州山崩地裂，又汴京雨血，人衣皆赤。又京师地震，鸡鸣山崩，地陷方百里成池，人多没死。天如此屡降灾异，不能改过自新，听信奸人，不用忠臣，干戈蜂起，遂失天下。天预示兆，终不能逃，以失天下，此其十三也，尔南朝岂不知之。辽阳城井中出血，辽阳即破，北京城两年玉河流血，大风刮倒各衙内老树及石碑楼，天示大灾。今尔南朝国大兵众，岂能违天而移之乎，终必应矣。

又闻南朝朱元龙者，幼失父母兄弟，孤身为僧，乞食至濠州，门军欲执而杀之，城主郭光卿释而收养之，后天命归之，遂为天子。天不论其贫贱孤独，惟论其德，默祐为帝，此其十四也。若依人心，元顺帝天下何以失，朱元龙乞食之人何以得天下，可见由天不由人也。

又观我国史书，自大金以后，虽未统诸国，而本国之中常为君长，有属部人贾胡者生子七人，俱有大力，能披甲连跳九中，恃其有力，将我祖之儿妇抢去，我祖怒之，发兵征剿，尽诛其宗族。贾胡氏侍其兄弟豪强有力，无故自起祸衅，天心怪之，一族尽死，此其十五也。

又属部人有兄弟九人者，皆猛烈好汉。时我祖宗室之女送嫁于夫家，彼恃其势强，要劫于途中而夺之。我祖大怒，率兵征剿，尽诛其宗族。自恃豪强，无故起衅，天心怪之，一族尽死，此其十六也。

又北关人说，我北关二城兼南关，兀刺、灰扒、孟古，国也多，君长也多，你建州那有君长？你一个身子，譬如衣服一个纽子断了一般，何难之有？因会合南关，兀刺、灰扒、孟古举兵共来，欲杀我无罪之人。天怪彼而祐我，遂将诸国赐我。天不论兵之众寡，只论事之是非公断，此其十七也。

时兀刺酋长卜占台者，我于阵间挈获养之，送归本国，仍以女嫁之，后为兀刺国王。忘我大恩，改心背叛，挟娶我已聘北关老女，我又将二女嫁之，卜占台还要娶北关老女，天怪其背恩，将他国赐我，卜占台逃归北关，为天所杀。不论善恶，天必鉴之，此其十八也。

朕虽屡获天祐，志气未骄，在人上不敢分毫生事。公正之人，尔南朝偏护边外他国，要杀之，方昭告皇天而起兵，不想天怪南朝而祐我。于是南朝又说何敢举兵抗拒，中国发兵四十万，四路齐进，意欲剪灭除根。天又怪尔祐我。不在众寡，只在天意，此其十九也。躬耕大舜，亭长刘邦，乞食元龙，天命有归，尚为帝王。我本大金之裔，曷尝受制于人，或天命有归，即国之寡小勿论，天自扶而成之也。

自古以来，大国数尽，必君臣昏迷，行事逆理乱常，不知其过，骄泰以失之。或小国天命将归，动念行事，天必启翼之，风雨霜雪各以时至，默助以成也。尔南朝大国，若存心如海之宽，如山不动，公正无私，天何败尔天下。存心不正，无天无地，边上常来插书，复说国大兵众，如泰山压卵等言，岂非天怪尔南朝之甚，故使尔口不由尔说，做鬼怪之口而言也。况太山者天之生成也，即天无有举太山压人之理，尔怎能举动太山而压卵，如此乱言积罪，国家受祸矣。玄谈宝藏云：“拙智口伏冤，遥观施恶语，至敌惶跪途，到家说大言”，正尔之谓也。苍天怪之，失其土地，百万兵马，皆被杀死，尚说大言，何不自羞，何不畏天也。但白天子以至庶人，凡有过愆，能自知其过，即认不是

，自悔自责，赎其罪过，乃上等好人，天也爱之，人亦喜之。若知其过，不能自举，只待人言，乃中等人。不认其过，强以自非为是，乃下等人，天也怪之，人亦恶之，是自然之理也，请详之。

南关之亡也，先于戊戌年河流血水，天兆不违，遂致国亡。北关之亡也，先于辛丑年雨各色种，戊申年雨血，天兆不违，终致国亡。今你南朝北京玉河两年流血，天降此兆，终须至矣。我国中丙申及丙辰两年，天降蜜雨，岂非天示甘露之瑞，而默祐我乎。天怪你南朝，屡降灾异，兵将败死，地土失守，而不知自咎，复说国大兵众，大言大语，是乃抗天也。